

● 现当代文学

郁达夫小说中的拯救意识

方志平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方志平(1971-),男,湖北孝感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小说研究。

[摘要]20世纪初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为了拯救国家和人民,一批批知识分子做出了艰难的努力。郁达夫和他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胸怀雄心壮志,力图拯救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揭露腐败,抨击黑暗;他们还力图拯救民族和世人,批判一切腐朽的国民劣根性。在面临精神困境的时候,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奋起反抗沉沦,通过多种方式拯救自己的灵魂。

[关键词]郁达夫;小说;拯救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6-0733-06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1](第2页)郁达夫的小说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较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20世纪初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为了拯救民族、国家、社会和人民,一大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做出了巨大而艰难的努力。郁达夫和他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有自觉的历史使命意识、生存的危机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他们胸怀壮志,力图改革制度,变革社会,拯救民族。但是当理想在黑暗的现实里一层一层地被打破的时候,他们会忧郁、焦虑、绝望、自弃,逐渐沉沦。在沉沦的同时,他们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与生存追求的价值,于是奋起反抗沉沦,拯救自己的灵魂。中国传统文人向来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追求,一旦不能兼济天下,便转而独善其身。郁达夫和他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如此。那种善待自身、珍惜生命的想法阻止他们继续沉沦下去,他们拯救自己,以期将来。郁达夫的小说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拯救意识。

—

郁达夫和他小说中的人物不甘于祖国的沉沦,试图拯救政治与社会。民国成立以后,各军阀只知道剥削以饱私囊,而私囊饱了以后,就培养一己之兵来维持其剥削永续的能力。对于这种情况,郁达夫说:“目下中国不正的事情太多了。开倒车,走歧路,弄得太不成样子了。”“中国民众以革命的大牺牲所要求之民权,至今尚未实现。实为最可痛心之事。”^[2](第79页)他认为这一次革命,仍然离自己的理想很远,于是号召人们拯救社会,并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奋斗。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奋斗方法,他说:“我们要许多文化批评家、政治批评家出来努力,把他们的理想,全部揭发出来,把来和现实的政治文化比较比

较,可以使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政治,所有的文化,去理想还有几多远,我们的速力,实际上只有多少,要如何的做去,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速力。”^[2](第 17 页)可以说,郁达夫的一生就是在寻求拯救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道路。

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心地善良,“赋性愚鲁,不善交游,不善钻营”,“尊重人格”,不爱钱财。他们认为“钱财是人所创造的,人而不驾驭钱财反被钱财所驾驭,那还算得是人么?”^[4](第 219 页)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己的主张,决不苟同世人,他们引为自豪地说:“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贱的迎合世人。”^[3](第 200 页)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迂和孤高自处的高贵品格。另外他们也有西方清教徒的品格:精神贫苦,有悲哀,心肠慈善,对正义如饥如渴,爱和平,施恩惠,为正义的缘故受逼迫,甘受社会的虐待,愿意为民众做牺牲。他们行事有“从容自在的殉教者的态度”,能够以大局为重,做出“与其为我个人缘故,使李麦来破坏这学校,倒还不如牺牲了我个人,保全这学校的好”^[3](第 303 页)的决定。虽然屡遭打击,但是他们自信精神上却把他们锻炼得同古代邪教徒那样的坚韧。不仅如此,他们还自觉加强人格的培养,如冯世芬说:“我们必须造成人格的美和品性的美来才算伟大。”^[4](第 219 页)另外他们还善于反省,认为“作事情要顾虑着将来的,仅贪爱一时的安逸,没入于一时的忘我,把将来的大事搁置在一边,是最不革命的行为。”^[4](第 414 页)他们时刻不忘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和人的价值与尊严。

他们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希望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改革中国的政治,然而在 20 世纪初动荡的中国,这些都不可能实现。先是军阀混战,然后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一团漆黑。统治者一边争权夺利,一边大肆镇压进步的知识分子。面对“将亡未亡”的中国,郁达夫和他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们极其愤慨,他们揭露并批判政治和社会的腐败与黑暗。面对社会阶级的不平等,他们说:“这多是有权势的人的坏处,可恶的这有权势的人,可恶的这有权势的阶级,总要使他们斩草除根的消灭尽了才好。”^[3](第 58 页)“谈到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的陋习”的时候,他们“慷慨激昂讲出来的话句句中肯,句句有力,不象是一个读书的人。”尤其是对于时事,他们“发的议论,激烈的很,对于那些军阀官僚,骂得淋漓尽致。”不仅要批判,而且要行动,他们说:“这些狗东西,我总得杀他们干净。我们百姓的儿女田庐,都被他们侵占尽了。总有一天要报他们的仇。”^[3](第 400 页)对于社会的不公,他们予以揭露。一批批知识青年留洋归来,不仅难以施展才能,甚至连赖以生存的职业都难以找到,可是那些胡闹的权势阶级的子弟们却高居上位威风八面。面对社会、政治的罪恶,他们大声疾呼,表现出强烈的拯救意识,正如保罗·蒂利希所说:“一个人面对罪过的勇气必将导致拯救而不是自弃。”^[5](第 14 页)在“五四”时期这个变化巨大的时代,意义、信仰、价值、真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虽然崇高、神圣,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还在沉睡,处在蒙蔽之中。普通民众对知识分子的“神圣革命”报之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不仅淡漠,甚至轻蔑。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的精神彼岸不再存在。人们尽管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人生中具体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永远也无法消除根本意义上的精神困惑。然而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们没有绝望,他们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存在的勇气。“存在的勇气是这样的伦理行为:人在其中肯定他自己的存在而不顾那些与他的本质性的自我肯定相冲突的生存因素。”^[5](第 3 页)这种勇气使他们能够直面现实,在现实中寻求拯救的方法。

二

对中华民族出路的探寻与追问,不仅需要敏感和智慧,而且需要勇气和毅力。郁达夫和他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就以这种勇气和毅力试图拯救民族和世人。郁达夫说:“我们中国人就成了一个创造由他们(西洋人)去创造,享乐且由他们来享乐的民族。”^[2](第 69 页)“中国的国民性,早已被三千年来的道德虚伪所腐化了。”而“这三千年来的陈死人所遗下来的铁锁,就是盘据在现代一般青年人心理的利己思想,做官发财的思想,卑鄙龌龊,最善于利用机会的思想,只想打倒别人而把自己的地位抬高来的思想,甚而至于假了很好的名义,来营他的私利者有之,假了公共的事业,来建筑他个人的名誉者有之,此外更有种种很

巧妙很光面,而为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卑劣万状的阴谋诡计。”面对满目疮痍的民族劣根性,郁达夫说:“我想以一己的力量,来拼命的攻击这三千年来的恶势力。我想牺牲了我一己的安乐荣利,来大声疾呼这中国民族腐劣的遗传。我想以一枝铁笔来挽回那堕落到再无可堕落的人心。”^[2](第32页)过去常有人说郁达夫“颓废”,是一个感伤主义者,其实这只是他的表面,他的骨子里是反抗沉沦,反抗恶俗,拯救中国人心,拯救中华民族的,他的一生都致力于此。

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的影响以及封建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化育,中国老百姓大多有一种趋炎附势、欺善怕恶、狭隘、怯弱、忍让、保守的性格。他们百事小心谨慎,从不草率行事,以求避免飞来横祸。对于外界事物,他们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的态度;对于新生事物,他们则采取漠视的态度。他们沿袭着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封建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以及宗教迷信,一方面他们自己身体力行,不思进取,不图改变;另一方面还以此衡量世界,约束他人。一旦有人敢于违背、触犯它,他们或者群起攻之,或者予以歧视,形成一个“吃人”的环境,正如“狂人”所说:“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6](第424页)面对如此世情,于质夫们(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多名为于质夫,为行文方便,本文以于质夫作为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的代表)摇头叹息。对于世人的盲从,他们不胜愤怒,他们说:“如今世上盲人多,明眼人少,他们只有耳朵,没有眼睛,看不出究竟谁清谁浊,只信名气大的人,是好的,不错的。”对于卑污的文人,盗名欺世的“考据学家”们,于质夫们“恨不能变一个秦始皇,把这些卑鄙的伪儒,杀个干净。”^[3](第206页)不仅世情浮薄,而且迷信猖獗。在《微雪的早晨》中郁达夫写道:“这白云观,是道士们聚会的地方,清朝慈禧太后也时常来此宿歇,每年正月自初一起到十八止,北京的妇女们游冶子来此地烧香驰马的,路上满都挤着。那时候桥洞底下还有老道坐着,终日不言不语,也不吃东西,说是得道的。老人堂里更坐着一排白发的道士,身上写明几百岁几百岁,骗取女人们的金钱不少。”^[3](第400页)迷信之风,由此可见一斑。当人面对人生、精神的虚无而无能为力的时候,人会彻底丧失自信和努力的方向;在怀疑与反思中,当人再次面临事物的无法预知和无法把握的时候,宿命就成了人们的最终选择和合理性辩护。“个体越是上升,面临的困难越多,因为世俗的观念对它越来越难以理喻,个体因此更需要激励自己。”^[7](第4页)面对重重阻碍,郁达夫和他小说中的人物们没有放弃,他们等待着未来。

于质夫们对世情愤慨不满,不仅揭露、批判,而且有积极行动,以期改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性格。对于那些“用了虚伪卑劣的手段,在社会上占得优胜的同时代者”,“他们都痛疾如仇”,因此“他们用了死力,振臂狂呼,想挽日颓风于万一。”^[3](第274页)他们不仅以文艺来启蒙大众,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如《茑萝行》的主人公对父母包办的婚姻极为不满,于是八年间不回国,对旧式的父母主张的婚姻进行反抗。《秋柳》中的于质夫在海棠遭受火灾之后慷慨解囊,并为她筹款,购买衣物等日用品。《薄奠》中的“我”看到车夫为妻子用准备买车的钱买了衣服而气恼的时候,乘他不注意留下了自己的银表,以此资助车夫。总之,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为了拯救民族、世人或者大声疾呼,或者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满腔热忱来唤醒世人,改造世人。

三

相对于外部冲突,人自身的精神困境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和悲剧。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因为拯国济民的理想遭到现实的挫败而不能实现,或者因为自己原始的情欲不能受理智的约束时,就会面临精神的困境,甚至走向沉沦。但是他们大多数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他们不甘心沉沦,于是奋力反抗,试图拯救自己的灵魂。在对人类精神的寻觅中,郁达夫和他小说中的人物是善于自我拯救的。他们一方面致力于人类精神的探索,一方面却又清醒地意识到精神的虚无。为了不让自己陷入时刻潜伏着的精神深渊,他们有意地用了多种手段来逃避或者反抗沉沦,进行着多种形式的自我拯救。根据他们的

行动方式,这种拯救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1 通过希望振作精神 当自己身处沉沦的时候,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们会从现实生活的事物中竭力发现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并以此强化对未来的期待和成功的希望,从而振作精神,获得拯救。“信仰是治愈一切弊病的良方。”^[7](第 49 页)“所谓信仰就是理想性,它把存在诉诸于可能,然后又回过头来充满激情地做出结论。”^[8](第 66 页)面对悖理,如果没有信仰和希望,人只会走向绝望。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是善于通过希望来获得自我拯救的。《沉沦》的主人公“有时候他忽然做出一首好诗来”就“对着自家起誓说:‘我的脑力还可以使得,还能做得出这样的诗,我以后决不再犯罪了。’”^[3](第 34 页)他以振作的决心来克制由性苦闷而生的罪过焦虑的恐惧《茫茫夜》中的于质夫想改变从前的腐败生活的时候,下了绝大的决心,要在回国之后把旧时的恶习改革得干干净净,戒烟戒酒戒女色;在自己的品性上,他想也要加一段锻炼,使他的朋友全都惊异说他是与前相反了。反思沉沦的处境和历史,于质夫们对自己精神的堕落深感不满,于是痛下决心,从此改过,重作新人。《南迁》的主人公处境艰难,但在做“心贫者福矣”的演讲的时候,他相信他们在这堕落的现世虽然不能得一点同情与安慰,然而将来的极乐国一定是属于他们的,通过这种希望来安慰那颗孤独无依、忧郁感伤的心灵。“正如财产继承者不需要工作而占有一样,信仰者也如此,因为他在信仰中拥有一切,正如继承者拥有遗产一样。”^[9](第 378 页)最令人欣慰、感动的莫过于《迟桂花》中郁先生的希望:“但愿得我们都是迟桂花!”^[4](第 349 页)这其实是他们饱经沧桑之后发自内心的真诚而又热烈的要求,他们以一种美好的愿望使自己漂泊、痛苦的灵魂获得解救。

2 通过人情安慰心灵 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的情感需要都极其匮乏,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他们大多都没有得到满足,因而有自卑、自伤、焦虑、绝望的情绪。拯救自己的灵魂,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心灵的沟通,获得心灵的安慰,这种心灵的安慰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一是亲情的感化,一是友情的安慰,一是爱情的净化。《茑萝行》的主人公在外教书饱受欺凌侮辱,回家之后便把一肚子怨气泼向妻子,但是妻子全都忍受下来,不仅如此,她还教导儿女不要哭闹,以免烦扰他。主人公自述“在病院里看护你的十五天工夫,是我的心地最纯洁的日子。利己心很重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纯洁的爱情过。”^[3](第 226 页)一颗受伤的心终于得到及时的疗救,骚动不安的灵魂终于平息下来,这是浓浓的亲情把他深深地感化了,从而获得了淡淡的安慰。《秋河》中的碧桃对于质夫,《迟桂花》中的莲对郁先生,则都是以她们天真纯洁的童心和温柔淳朴的友情感动、净化他们的心灵和灵魂。相对来说,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更多的是爱情的净化。《南迁》的主人公伊人与 O 接触了几次,萌生了纯洁的爱情,于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又像回到了童贞未破的时候一样;还觉得他对 O 的心真是纯洁高尚,没有半点邪念。这是精神之爱战胜肉体之爱后的感觉。因为它纯洁高尚,因而灵魂得到净化,伊人才觉得精神愉悦。《怀乡病者》中的主人公也同样是成功地以理智扼制住情欲,于是觉得时间与空间的观念,世界上的一切存在,在他的脑子里完全消失了。这是灵魂得到净化之后的一种超脱飞扬的感受。通过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那不安分的灵魂才暂时得到了一些安慰。

3 通过事业实现自尊 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因为事业、爱情,或者因为人生失败而沉沦的时候,他们不甘心沉沦,于是转向教育或文艺创作,以期在这方面的成功来满足自尊,从而拯救自己的灵魂。《茫茫夜》中的于质夫教书受到倪教务长和学生们的肯定,取得了成功,异常高兴,他说:“我也可以满足了,照目下的状态能够持续得二三十年,那我的精神,怕要发达了呢。”他不仅对自己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且看待他人和世界也有所改变。“吃过晚饭之后,在学校近旁的菱湖公园里,与一群他所喜爱的青年学生,看看夕阳返照在残荷枝上的春景,谈谈异国的流风遗韵,确是平生一大快事。质夫觉得这一般智识欲很旺的青年,都成了他的亲爱的兄弟了。”^[3](第 134 页)《迟桂花》中的翁则生以教书为务,建筑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而不至完全趋向于世无补的沉沦。这样,于质夫们多年来的处处不顺心、事事不如意,因为教书的成功、学生的尊重、社会的承认而把种种耻辱和失败忘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成功的喜悦和人生的幸福了。除教育外,于质夫们还用文艺创作来拯救自己。《沉沦》的主人公在学校饱受歧视,回到家之后,便镇日镇夜的垫居在他那小小的书斋里,把他的父祖及长兄所藏的书籍当做良师益友,他写诗、

有时也用华丽的语言做小说,甚至有兴趣的时候,还把自己的小说用单纯的外国文翻译起来。在文艺创作中,他忘掉了孤独、忧郁和焦虑。《空虚》中的于质夫也同样诉诸创作寻找自信。当他写了一段文字之后搁下笔,呆呆地看着窗外,一会儿便同梦游者似的站起来,在房里走几圈,好像觉得同时存在这世界上的人类都和他亲热起来。通过文字的表述,他们发泄了积郁胸中的闷气,他们的灵魂于是得到了净化与升华,不仅感觉到身体、心灵的轻松,而且感到世界与从前不同,充满了温暖与友爱。得到稿费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格外高兴,如《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主人公一时倒觉得得到了大罗天上的样子,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想和同胞一样欢歌欣舞起来,甚至嘴里还不知不觉地唱起几句早已忘却的京调来。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们接连遭受挫败,在痛苦中煎熬,这时终于因为文章的发表而极大地鼓舞了他们极度衰颓、低落的精神和麻木、冷漠的心灵。这样,他们通过自尊心的满足拯救了自己曾经沉沦的精神。

此外,还有一种不多见的事业——行医,这也是他们拯救自己灵魂的一种方式,如《东梓关》中的徐竹园先生。他“年轻的时候,也曾做过救世拯民的大梦”但是“大约因为用功过度,竟尔染上了吐血的宿疾”,于是“大梦也醒了,意志也灰颓了,翻然悔悟,改变方针,就于求医采药之余,一味的看看医书,试试药性”^[4](第312页),为老百姓驱邪去疾,这其实也是那些不甘心沉沦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而作的有效行动,而不是绝望。“绝望是一种最终的或‘无边界的’境遇,人再也不可能超越它了。绝望的本质已在词源学上被指明了:无希望。绝望中绝无通往未来的出路,非存在被感受为绝对的得胜者。”“绝望的痛苦是这样一种痛苦:由于非存在的力量,存在者知道它自己无力去肯定自己。结果便是它想放弃这一感知及其预设,放弃那被意识到的存在。它想摆脱自己——而这是办不到的。绝望以加倍的形式出现,以此作为逃避绝望的孤注一掷的努力。”^[5](第43页)徐竹园先生尽管不能够投身政治来拯国济民,但是他在另一种更需要坚忍精神的领域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从而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4 通过自然净化灵魂 中国传统文人多有两种心态:进而为仕则居身廊庙,施展才干,拯国济民;退而为民则归隐山林,吟咏自然,任性抒情。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如此。当拯国济民的抱负不仅无法施展,而且反遭挫败与打击的时候,他们便灰心丧气,投身于自然山水的怀抱之中。一颗饱受折磨与虐待的受伤的心,在沉默无言但无所不包的大自然中得到的暂时的安慰与鼓舞,这样,他们沉沦的精神得到拯救。《沉沦》的主人公投入大自然的怀抱的时候说:“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死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3](第17页)在大自然宁静优美的环境中,没有歧视,没有虐待,没有妒忌,没有冷漠,他们可以把自然想象为一切极其需要却严重匮乏的慈母之爱,朋友之情,恋人之心。于是一颗孤独寂寞漂泊不定的苦痛的灵魂在宁静的大自然中终于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在大自然中,当仰头看着澄清的碧空和皎洁的太阳的时候,他觉得四面的树枝房屋和小草飞禽都像他一样在和平的阳光里接受大自然的化育,于是他那颗冰冻的心灵消融了,变得仁爱、和善、宽容,他释然开怀地说:“饶赦了!饶赦了!你们世人得罪于我的地方,我都饶赦了你们罢!来,你们来,都来同我讲和罢!”^[3](第43页)这时候他们不再愤世嫉俗,而以博大的胸怀和宽容的气度对待曾经使自己遭受苦难的世人。在大自然的抚慰和化育之下,他们元气大复,信心倍增,对未来重新开始有了希望,对生活重新获得了勇气。他们觉得在这自然的怀抱里,他们将来的成就定然是不少的。他们满怀希望,企图日后俟机而起,再展雄风,实现多年的宿愿。另外,生活在大自然中,他们还可以得到心灵的净化,获得一种成功的满足和道德的升华,塑造一种健全美丽的人格。《蜃楼》中的陈逸群“在一夜之中为爱欲情愁所搅乱得那么不安的心灵思虑,竟也自然地化入了本来无物的菩提妙境,他的欲念,他的小我,都被这清新纯洁的田园朝景吞没下去了。”^[4](第203页)这样,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投身自然得到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净化,从而以一种宽厚仁爱的人道主义情怀看待现实、社会、人生和未来,他们不再忧郁、焦虑和绝望了。

面对中国政治、社会、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精神,郁达夫虽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拯救意识,但是因为他过于执着追求对人的当下生存状态、心灵历程等现象的描摹,而放弃了对社

会、人性、国民劣根性等原因的深入思考和批判,于是他对人类精神的探索便仅限于对具体现象的就事论事式的评论,而没有超越生活现象,达到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合理阐释和对人性的深入思考。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同样如此,他们因为缺乏一个可以为之坚守的精神支撑和价值立场,终究导致了内在生命力的紊乱直至枯竭。郁达夫把“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对人类精神的困境进行探索,这本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由于他缺少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文化批判,使小说文本浮游在生活现象的表层而没有深入到本质的层面,因而无法体味到人生的悲剧感对人的精神、灵魂的洗礼和升华,从而丧失了哲学性的深度思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参 考 文 献

- [1] 丹麦 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一分册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2]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 第 8 卷 [Z].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
- [3]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 第 1 卷 [Z].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
- [4]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 第 2 卷 [Z].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
- [5] 美 保罗·蒂利希. 存在的勇气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 [6] 鲁 迅. 鲁迅全集: 第 1 卷 [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7] 杨大春. 沉沦与拯救 [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1995.
- [8] 德 克尔凯戈尔. 日志与论文: 第 3 卷 [Z]. 印第安纳: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73.
- [9] 德 克尔凯戈尔. 生活道路诸阶段 [M]. 纽约: 斯科肯出版社, 1967.

(责任编辑 何良昊)

Salvation Motif in YU Da-fu's Fiction

FANG Zhi-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FANG Zhi-ping (1971-),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stud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s of romanticism.

Abstrac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had witnessed th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of China. For the sake of the salv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numerous intellectuals struggled with arduous efforts. YU Da-fu, the writer and most of the characters in his fictions as well cherished great ambitions in mind, striving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politics and the society, they exposed the corruption of politics, attacked the shady side of society; Besides, they tried their best to save the nation and the people, criticizing all decadent deep-rooted habits of the people.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dilemma of spirit, they still retained a sober sense of their own historical mission, which compelled them to resist the state of degeneration and save their own spirit and soul through varied ways.

Key words YU Da-fu; fiction; salvation